



一部情杀

丽恩·达拉姆 著
译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西部情杀

[美] 玛丽恩·达拉姆 著

袁洪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MARILYN DURHAM
THE MAN WHO LOVED CAT DANCING

本书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9年版翻译

西部情杀

[美]玛丽恩·达拉姆 著

袁洪庚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84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

ISBN 7-5059-1652-1/I·1130 定价: 4.40元

比利·鲍恩正在做梦，梦见一群软绵绵的女人，她们皮肤雪白，生着乌黑的秀发。这时，一缕阳光迎来了白昼，也刺进他眼里。长着长指甲、正把他往一张豪华床上拉的手变成了沙石碎屑，扎进他摊开的胳膊里。他的床只是坚硬的大地，垫着两条散发着酸味的毯子。

比利哼了哼，还在思念那个消失了的娼妓。他抬起一只胳膊遮住脸，暂时回到了黑暗中，也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汗臭味。衬衣已穿了一个星期，上面的汗干了，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想起自己这会儿在哪儿，为什么会在这儿，比利差点要慢慢咧开干燥的嘴唇笑起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告诉自己：“今天是你发大财的日子，你这混小子。你觉得怎么样？”他用袖子擦擦脸，蜷起身子，喊了一声“哈”，便猛地一下坐起来。这一声吆喝惊了拴在附近的马。

他的早饭很简单——冷饼子和咖啡，因为还有活儿要干。一面往外拿吃的，他一面唱：“挤奶头，叉干草，”^①他还要劫一列火车哩。

车上载着很多钱。

① 这是比利根据一种罐装牛奶的广告杜撰的小调。——译者注

第一章

才9点钟，采矿营地附近的沙地已经热得像火炉一烫了。凯瑟琳·克罗克将塞得鼓鼓的旅行袋绑到她的阉马鞍子上，再次四下望望，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她准备逃走。然而所有的人都在高坪顶上干活。她打点好行装，穿好衣服后在帐篷中等了两个小时，生怕起身太早威拉德会注意到她的行踪，从采掘现场回来刨根问底。

现在营地里除了她自个儿和威拉德雇来做饭洗衣的那个整天逛来逛去的懒婆娘外没有别人。那女人等男人们走得看不见了就回自己小屋里去了。

或许这个女人在躲着凯瑟琳。哼，这倒没多大必要。她尽可以闯进这顶大帐篷里来，在这儿当家做主，可以占据威拉德、凯瑟琳的床，以及她用得上的一切，凯瑟琳根本不在乎。

凯瑟琳要再次离开威拉德了，这次可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件好事，夫妻间吵嘴、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毁了他们的生活。直到今早这仍是一场未公开的争吵，但是现在这一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让威拉德去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吧。他发怒时总要来这一套。让他断绝给爸爸那笔可怜的生活费以发泄怒气吧。或许他会争取软弱的老人的同情来一起对付她。他能做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凯瑟琳能找到工作，也可以藏起来。她宁愿不停地向前跑，直到从地球的边缘上坠落下

去，也不愿屈服，不愿重新蒙受今早的耻辱。

至于逃走后如何生活，凯瑟琳还没有仔细考虑过，不过经济问题很是严峻。她只带了最低限度的换洗衣服、一块三明治和一只水瓶。她希望私下储蓄的钱除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外还剩一点儿买吃的和在路上住宿。够也好，不够也好，只有这些。

不，还有一件东西只好作为纪念品带走：脸上的红色印痕。凯瑟琳边想边用一块破旧的亚麻布手帕轻轻敷在发烧的脸上。热泪又涌了出来，她仿佛又看到威拉德打了她耳光后，他的那些无精打采的人马围着烧早饭的火炉直瞪瞪地望着他们。

不论她说了些什么，都是低声讲给他听的，旁人听不见。他没有权利这样羞辱她。难道他不顾她的意愿，硬把她从丹佛拉到这个杰汉纳来还不够瞧的？况且，这儿除了那个厨娘和他自己外，连个伴儿都没有。

凯瑟琳又一次走进白帐篷，四下瞧瞧，看有没有漏了什么东西。威拉德的帽子放在床脚的箱子上。他忘戴了，后来又有没有勇气再走进她呆的帐篷中来取。今天上午他是不是宁愿中暑也不愿再看到她那可怕的目光呢？他不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吗？

那么，凯瑟琳是情愿让他在众人面前无动于衷地把她揍个鼻青脸肿，还是宁愿叫他怕她发火、不敢同她呆在一起呢？她到底要什么？她站在那儿凝视着奶油色的农人帽，双手徒劳地握成拳头。

凯瑟琳什么都不要，只想拿起一盏点燃的灯扔到紧绷绷的帆布壁上，让这儿的一切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不过火光

会引人跑来，而逃走又需要时间。

在这个时辰独自骑马出去，高坪上的人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每天骑着“轻蹄队长”出去遛达是来到荒野上后唯一的消遣。有时她也带上颜料盒或写生的材料，试图用可怜的技艺描下一块块怪石或一簇簇沙漠上的花。

如果悄悄走掉，小心地用骑马裙遮住襖有鲜艳花朵的旅行袋，她是安全的。出了营地走两小时就有铁道，虽不知道火车何时到，可是总有一列车会开过来，那时就是站在铁道上，也要让它停下。

一把抓起阳伞和马鞭，凯瑟琳走出来爬上粗笨的横鞍。地平线正在毫不留情的太阳散发出的热浪中向前推进，可她顾不得理会这炎热的天气。她挺直腰板，紧闭着嘴唇，一件鼠灰色的平绒骑马装和浆过的衬衫一直裹到咽喉部，为了遮太阳挡尘土她还戴着手套和面纱。她骑在那匹纯种马上，气呼呼地昂着头。

杰伊·格罗巴特啪地打开大银表的盖子看了看表盘，十点三十分。表壳很普通，边上经过长年累月同表袋和手掌的轻轻摩擦已露出了镀银下的金属，表盖内也没有刻上令人伤感的铭文做装饰，这是他很久以前替自己买的。

看过表后杰伊就让它开着盖子躺在手掌上，这时他乘坐的火车正吱吱嘎嘎、喀嚓喀嚓地穿过平坦的红沙谷地，窗外生机勃勃却又一片荒芜的土地千篇一律地掠过。他不看它，由它不断闪过，近来已经看得太多了。

还有些时间。再过10分钟杰伊就会啪嗒一声合上表盖，这是给查理的信号。不用看这位坐在过道那一头的黑皮肤小

伙子，他也能想象出这会儿查理的模样：作为付了票钱的旅客坐在白人的车厢里，留着白人的发型，穿的却是装饰着珠子、用白鹿皮制成的印第安人的衬衫，他阴沉、毫无表情，像是在蔑视整个世界。

至于等待他本人、查理及参与计划的另外两人的将是什么，杰伊无动于衷，他只感到冰冷的绝望。在军队里执行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时，曾多次产生过这种感觉，但是他从不让自己的感情干扰作战。

这次是自己的战役，他恨这个战役，可这也没有多大区别。他认识的一些军官在已不能犹豫的时候仍犹豫不决，这时他们自己的队伍就成了动摇不定的首批牺牲品，不是丧命就是因此而丧失战斗意志。

此刻杰伊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傻瓜，他的计划不过是一时的疯狂，其结果对达到真正的目的毫无帮助。但是现在有三个人同他一起卷入了这次行动，他无法平平安安地制止他们，而且即使能做到他也不愿那样做，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目的。

车厢另一头，科尔曼·多思坐在杰伊对面，多思身材高大，活像一只熊。他们的目光一相遇，多思就嘲讽地微笑了。四人中唯有多思干过他们眼下打算干的活儿。他不时摆出一副极其轻松的样子显示自己蔑视其余人的紧张不安，在瓦姆萨特车站等车时，他假装打盹、同邻座聊天、朝着女人笑。

杰伊不让多思的笑刺激自己，对方打的正是这个主意。他有意控制住自己，不用手去摸刚刚长出的胡子，让自己的视线溜过多思厚实、沉重的身躯，消瘦的脸上显出一副皱着

眉头冥思苦想的神情。实际上他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留心着时间，现在想什么都已经迟了。

估计再过 10 分钟就要到了，杰伊这才看表。时间到了，他轻轻叹了口气，合上表盖将表装起来，然后摸了摸别在外衣下面的大手枪的柄。

走道另一面，名叫查理的年轻印第安人开始用手擦脸，嘴里还轻轻呻吟着。站在车厢另一头的乘务员皱着眉头走过来，慢慢从他身边走过。乘务员检查完通向平台的车门回来时，查理身子向前倾着，似乎很痛苦，呆滞的脸上满是泪水。查理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有几个乘客扭过头来看，其中一两个看出他是印第安人，便咕哝起来。

“你怎么啦，小伙子？”乘务员不安地问道，再次在他面前停下来。查理用阿拉帕霍^①话说了句什么。“你是晕车还是喝醉了？”

查理摇摇头。“别管我，”他用英语嘟哝道，呼吸很急促，好像马上就要呕吐了。

是时候了，杰伊放下跷起的长腿，站起来彬彬有礼地把手放在乘务员肩上。

“最好不等他弄脏了车厢就把他弄出去，我给你搭把手。”

乘务员踌躇地望着小伙子。

“你给我滚开！”查理痛苦地嚷道，两只手在脸上乱抹。

乘务员拿定了主意。“得了，你，跟我走！这位先生说

① 北美印第安部落之一。是阿尔衮琴人的一支，居住在俄克拉何马州和怀俄明州。——译者注

的对，你要吐就到平台上去，别吐在这几。说话留点神，这儿有女士。”他抓住查理的胳膊使劲拽，查理在无力地抵抗，杰伊·格罗巴特也来帮忙，查理被他们从座位上拉起，一路挣扎着拖向门口。

在此过程中杰伊解开外衣，摸到了里面以军队方式掩藏的枪套。他以查理的身体遮掩自己的行动，打开枪套拔出那支又旧又重的雷明顿牌手枪。车厢门哐地一声在身后关上了，铁车轮清晰的卡嚓声淹没了他推上插销时发出的响声。

乘务员粗暴地将查理朝阶梯搽过去。待他回过头来，发现这位热心助人的旅客的枪口正对着他的眼睛，握枪的那只手异常平稳。

“打开邮车车厢门”，格罗巴特说。

比利·鲍恩在费力地用撬棒撬，同时大张着嘴急促地喘气，不时抱怨一句。他把两根枕木间角铁上的最后一颗道钉往外撬起一点，然后用拔道钉的钳子把它拔出来。接着他把撬棒侧过来，将直的一端插入两根枕木之间来回撬动，直到两根枕木移动了一点。这些枕木下没有垫碎石，直接铺在石化了的地面上，否则他永远也无法移动它们。不过，若垫着碎石，碎石下的土会好挖一点。

在钢轨接合处弄出一个空档后，比利跪下来把一只鞍袋中的东西倒在脚下。他用卷线的工具当铰刀挖空了两只像肮脏的蜡烛一般、灰白色蜡制成的圆筒尾部，小心翼翼地伸手从背心口袋中轻轻取出雷管，先把这些雷管缠在导火索的一头，再把它们塞进圆筒中去。他把这两根圆棍子放进挖开的两个接合部内，另外用一段导火索将它们串接在一起，这根

导火索从铁道上蜿蜒伸出，有好几英尺长。最后他大喝一声“哈”，向后一仰换成蹲的姿势，以赞许的神色审视着他干的活儿。

“小巨人儿”，他称赞道，一面检查了一下两筒炸药是否安放妥当。接着他站起来，一路捡起工具向远处掷去，这些工具飞出视线以外，落入四面八方的鼠尾草丛中。他的马听到响动吃了一惊，过后又低头啃一簇铁丝般的野草去了。

比利一只脚踩在闪光的钢轨上，边看边听了一会儿，可是现在还看不到、听不见什么。火车该来了。他摘下帽子，用衬衣袖子擦擦起了白皴的红脸膛，一直擦到漂亮的亚麻色头发上去。他用这顶汗带上印有“平原之王”字样的帽子扇了扇，又把它扣到头上。太阳已快爬到头顶了，还看不见火车的影子。

他走到最近的一根电线杆下，坐下来背靠着杆子等着，双臂伸出来耷拉在蜷起的膝盖上。

他不舒服地来回扭动着，从身后裤袋里掏出一把硌着屁股的剪线钳，然后向后一靠，闭目养神。

比利准比自己想像的睡得还要死，直到那匹马走近了才觉察到。他挣扎着站起来，一只手紧张地去摸枪，一面眯起眼试图看清明亮的阳光下那个不熟悉的骑者的轮廓。

是个女人，穿着一身城市妇女心目中的所谓骑马装。若不是后来她将烟雾般的面纱撩过那顶小塞子式的帽子，她看上去活像一个没有面孔的人，令人不寒而栗。事实如此，老天爷在上，一顶塞子式的帽子，扣在一个女人头上！她笨拙地朝他招手，另一只手又要握缰绳又要拿一把小阳伞，显得不知如何是好。

喂，火车就停在这儿吗？”

“太太？”

“你在等火车，是不是？”女人放马小跑过来。对于比利，这动作简直像演马戏一样吸引人。

正搜肠刮肚要找句话打发她走开之际，比利终于听见了火车声。他呆了，车还在几英里之外，还有件事儿要做。他转身朝电线杆扑去，用手攀住一枚大钉子，然后两手交替向上攀，一直爬到架电线处。

“你要干什么？”女人喊道，昂头望着他。“你替电报公司干活吗？”

比利伸出钳子剪断了电线。“是呵，太太”，他笑起来，“电线坏了，得剪掉换新的。”反正这种侧身骑在马上的人听到什么信什么。他跳到地上，把钳子扔掉，咧着嘴朝她笑笑。“你住在附近，太太？在我的记忆中，十五英里内没有房子或牧场。”

她朝南面指了指，“我丈夫在那里建了一个营地，离钻石坪不远。还没有找到替代的新线，你就把旧线剪下来了，这样干活不有点儿古怪吗？”

比利情不自禁偷偷笑了。“是啊，太太，哦，你瞧，开过来的那辆列车要在这儿停，他们会扔下些电线来，我的同事也一起来。我们要把它重新接起来。”

钻石坪？比利曾听说一个传闻，据说几个城里人曾在那儿搞鬼哄人。①

① 通常的做法是把事先准备好的贵重矿石藏在山上，引诱人开采。——译者注

“你说你丈夫在坪上干什么？”

“替东部一些委托人搞采矿勘测。”

“是些闹佬吧？他们在找什么？”

“我不能讲。”她耸耸肩，转身朝火车发出声音处望去。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找宝石，红宝石、钻石，诸如此类的东西。”她巴不得这个牛仔马上走，把他知道的告诉每一个人，这样威拉德明天早上一醒来就会被一张张贪婪的脸围住。想到这里，她微笑起来。

“我不想显得不热情好客，太太，可我的同事都是一帮讲粗话的汉子。他们不习惯见到你这样的太太，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最好的办法是，不等他们到，你就顺着来路回去。他们讲几句家常话你那对好看的小耳朵上的皮就会脱下来。很高兴碰到你，太太。”他用肮脏的手指碰碰帽沿，另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

“可我想赶火车。”

比利在长长的导火索边跪下，估计火车到来的时间。现在能看到它了，高大的烟筒中冒出一道烟，像一条破烂的围巾在车后飘曳着。

“车不在这儿停！你最好到苦水河去赶马车。”

“可你刚才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啊，不！上帝！”她明白了，企图勒马回转，可她胆怯地一扯鬃马的嘴只是使它抬起前蹄试图坐下。

比利在太阳晒得灼人的钢轨尽头擦着火柴，点燃了拖在地上的导火索。然后便朝马奔去，纵身跃上马背。女人那匹被激怒的牲口因驾驭不得法仍在倒退，一边还在打响鼻。

“最好叫它朝那边走，太太，要不你的帽子就找不见

啦！”

她惊恐地望着他，大张着嘴就要尖叫出来。她的脚已经脱离了马镫，很快就要从鞍子上滑下来，双手却还呆呆地捏着缰绳。

“老天爷！”比利诅咒道，她的笨拙和存在都使他厌恶了。火车相距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炸药将岩石、沙土和碎枕木片掀上了五十英尺高的天空。两匹马都跃起来，火车刹住了，女人用同刹车声一样高的音调尖叫开了。比利去抓她的马，可是没能抓住，于是她就滑到地上了。此刻比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也就顾不上她了。

火车吼叫着在炸毁的铁道前安全停稳了，司炉手中已经端上了一支卡宾枪。不等他瞄准，比利就一枪把他揍倒了，可是卡宾枪还是射出了子弹，距离比利很近，嗖的一声从空中穿过。司炉向后仰着摔出机车，司机却消失了。

“滚出来让我看见你！”比利喊道。司机慢慢爬出来。“下来趴在路基上，不准动！若想跑，哼，希望你的灵魂已经得到拯救了！”他看到制动手从守车上探出头来，便拔出另一支枪端平了指着他。“下来同他趴在一起，除非你想叫我杀了他！”那人照办了。

“嗨，杰伊！”

邮车车门拉开了，一个警卫、一个乘务员和邮电局的一个职员被一个穿肮脏白鹿皮衣的人推下来，那人端着枪在后面跟着。“嗨，查理！”比利又高兴地像唱歌一样叫道。

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杰伊·格罗巴特在车厢门口出现了。“等你点完名，爱唠叨的先生，去把我们的马从圈牛的车厢里牵来，把袋子也扔上来。由这孩子看守住车组人员。”听

到这番责备，比利脸红了，但他毫不踌躇地去执行任务了，那印第安人则负责叫车上下来的人摊手摊脚地趴在司机身边。

比利走过客车车厢，看到窗子上露着六、七张惊恐不安的脸，也许还要多。他朝他们招招手，知道科尔曼·多思正在车厢里看住他们，叫他们呆在座位上别动。也许，他这会儿正搜他们的口袋呢。“他妈的，”比利说，“除了我，人人都在荫凉底下干活儿。”

他拉开板条门上的栓爬进去，由于碰了膝盖而咒骂了一句。他竭尽全力将活动梯推到位置上放下来，这活儿让他流了不少汗，他一向为自己瘦小的身体中竟蕴藏着这样大的力量而感到自豪。马匹起初就载在车上，以便长途旅行，还有几个空鞍袋。他先收拢鞍袋跑下去交给杰伊，又回来把马牵出来。

一切都进行得比跳舞还顺当，比利想。这正是热天里干的活儿，只是马儿晒苦了。今天过后，他再也不用顶着火炉般的太阳骑在马背上遭罪了。甚至在上嚼子、紧马肚带时，一想到这些他便兴奋地大笑起来。查理反感地望望他，比利便又挑战似地笑起来。

“花多少钱才能叫一个印第安人笑笑，查理？”他嚷道。

杰伊扔下来一只装满的鞍袋，比利猝不及防，差点被砸倒在地。查理微笑了，他的下巴很长，牙齿向外凸起。

“什么时候你才能不指名道姓？”杰伊从车厢门口咆哮道。比利抬起头来眨眨眼，看到一双凶狠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不禁吃了一惊，这双眼睛比别人的拳头更有力量，更容易叫他闭嘴。然而杰伊视线一移，看到平川上有个东西在

动。“那匹马是从哪里来的？”

比利惊奇地扭过头去。他早已忘了那个蠢女人。“哦——喔，那是一个傻娘儿们的马，你们快来的时候她跑来了。我想她是住在那边什么地方来着，爆炸时从马上跌下来了。”

“刚来？从哪儿？”杰伊环顾空空的大地搜寻她。“现在她在哪儿？”说着又扔下一只鞍袋。

“不知道。可能摔下来后让马把脑浆踢出来了。那就太可惜了，她是个漂亮的小娘儿们。也很有钱，从打扮上能看出来，就是不够精明。”

“她从哪儿来，他妈的？”

“她说是从钻石坪来的，她男人在那儿替东部的一些阔佬探矿。”他哼唧道。“在那地方哄人的两个老色鬼倒真干了一件漂亮买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走遍了这块地方，我敢用今天在这儿分到的一份钱打赌，那儿除了草原犬鼠什么也没有。”

杰伊装满最后一只袋子，把它扔下来，接着自己也灵巧地从门边挤出来。出于习惯，他将衣服上的尘土掸净。“哼，我还该夸奖夸奖你呢，”他说。“我把你留在这儿，方圆15英里内没有村镇，只要切断一条电线、拔几颗道钉、划一根火柴你就可以发财了。你却弄出来一个看到全过程的见证人，为了这件事，几英里外一支预先组织好的民团会绞死你的。”

“老天爷有眼！她该来就来了，这又不是我的错。”比利吼道。“不管怎么样，这儿离那里不止几英里路，可能有七、八英里。她说是到这儿来赶火车的，可能是从她男人那儿跑出来的。”

“那更糟。他们会出来找她，也许现在已经上路了。”

“唉，那么你要我怎么办，找到她、把她毙了？她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从未见过你们中的哪一个，我的脸她也没看清楚，我留神这一点了。”

“那就向你祝贺了。”

“哼，我可不傻！”他转身在灌木丛中搜寻她，可又一想，灰色、灰绿色的鼠尾草跟她古怪的打扮差不多是一种颜色。她的马隐匿在不太远的一丛灌木后，惊恐过去后，它受到同类的吸引，又小心翼翼地漫步走回来了。

“你要我怎么办？”比利又问道。他已经暗暗估计了一番马的价值，不算那只滑稽的鞍子。

杰伊也做了同样的估计。“捉住它，”杰伊说。“我们要利用能搞到的所有多余的马腿。这又可以暂时拖住搜索队，因为他们必须先把她驮回营地去。”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印第安人和那些处于水平状态、趴在地上的俘虏。

“好了。把他们押到棚车上去，然后告诉多——告诉咱们的保姆，他可以出来了。”

比利骑上马，手里拿着绳子去套那匹四处游逛的马。杰伊朝车头走去，经过那些囚犯时停下来数了数，“还有一个呢？”他问。

查理耸耸肩，嘻嘻笑着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手枪的样子，用大拇指扣了一下。杰伊沉下脸来。

“在车子那一面，”乘务员说，老头儿气愤地颤抖着。“你的伙伴开枪打中了他，他掉下去了，我想已经死了。”

杰伊攀上车，朝下望望摊倒在铁道另一侧的司炉。那人闭着眼，但仍在抽搐，前额上一根粗血管惹人注意地跳动